



# 尺间微光，照彻雪域长路

□ 朱建利 口述 王爱玉 整理

大风夹着细砂往脸上扑，我们一行人扛着测量设备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光秃秃的荒原上……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经纬仪那一点点亮光、水准尺上一道道刻度，还有高原风雪里踩下的脚印，现在想起来，依旧历历在目。

故事要从2001年说起。那年我二十七岁，正在杭州上塘高架路工地负责测量工作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让我去修青藏铁路。这是继京九铁路之后，我参建的又一个国家级项目，打心底里觉得自豪。家人也全力支持，说这是难得的大事，让我安心去。

都说测量员是工程的排头兵，得走在所有人前面。2001年6月，青藏铁路格尔木到拉萨段正式开工，我跟着第一批队伍，来到了西大滩玉珠峰山下。刚到那儿就领教了高原的厉害，稍微走快两步，就喘不上气。当地有句老话：“去了西大滩，气短腿发软。”我们天天在野外勘测，其中辛苦可想而知。

那时，路基没开挖、桥梁没动工，整条线路还是一片荒原，我们测量队就已经钻进荒无人烟的雪山戈壁了。行内人都知道“测量差一分，工程错一丈”。高原修铁路更是半点马虎不得，整条线路的高低、走向、坡度全靠我们测出来的数据定，一旦出错，后面修路、架桥全都白干，不光白白耗损大量人力物力，还会留下安全大隐患。身为测量队长，我常跟兄弟们说：“别看这仪器不大，整条天路的底

子，全靠它撑着。”

刚上高原那会儿，环境苦还能扛住，最熬人的是高强度作业把身体透支到极限。我们常年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跑，这里氧气只有内地六成，普通人慢慢走都胸闷憋气，我们每天还要扛着十几斤重的全站仪、水准仪、架子和标尺，在戈壁、冻土地坡来回穿梭。一天跑十几公里是家常便饭，抬一下腿都费劲，头疼、喘粗气更是常态。

高原天气更是说变就变，给我们测量添了不少麻烦。测量对光线、视野要求很高，起大雾、刮大风、下雪都没法精准读数。我们只能追着好天气干活，天还没亮就收拾东西出门，趁着清早风稳、看得清楚，抓紧测关键点；中午太阳毒辣，紫外线晒得皮肤脱皮刺痛，我们也守在仪器旁不挪窝；有时候狂风卷着黄沙突然刮过来，镜头瞬间模糊，我们小心翼翼擦干净仪器，护住测好的数据，风一变小马上接着干。

冬天测量更是遭罪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，仪器金属外壳冷得刺骨，手一碰立刻冻得发麻僵硬，一不小心还会冻伤脱皮。戴手套又不方便测刻度、看读数，为了数据准，我们干脆摘掉手套操作。短短几分钟，双手又红又紫，冻得都快没知觉了，只能搓搓手、哈两口热气，接着核对数据。冻土硬邦邦的，三脚架往地上一插容易打滑，我们就拿铁锹刨开冻土，把底座砸实，来回调水平，宁可多耗几倍时间，

也不能有半点偏差。

常年驻守在荒无人烟的野外，日子孤单又清苦。比起身体上的累，我心里最愧疚的还是家人。家里大小琐事全都顾不上，只能用项目上的卫星电话跟他们匆匆聊上一两分钟。正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，让我哪怕离家千里、天天风吹日晒，心里那股劲也一直没变。

外人总觉得测量没啥意思，无非扛仪器、记数字、填台账，枯燥得很。只有我们干测量的清楚，一组组简单数字背后，是无数次反复核对、一点不将就的较真，是对工程实打实的责任心。格尔木到拉萨上千公里铁路，每一个定位点、每一段坡度、每一条线路中心线，都有我们的足迹。

2006年7月1日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，盼了多年的雪域天路终于通了火车。当列车鸣笛驶过我们当初一步步丈量的路基，穿过我们施测跨过的桥梁，过往所有的辛苦、孤单和疲惫，瞬间都化作满满的自豪。风雪里的坚守、冻土上的长途跋涉、深夜一遍遍核对数据的那些日子，全都有了意义。

这辈子能参与青藏铁路建设，走遍雪域荒原，丈量千里铁路线，亲眼看着天路通车，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。那些精准的测量数据、风雪里并肩奋斗的日子、和工友们同甘共苦的时光，也成了我这辈子最珍贵、最难忘的记忆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四局建筑公司

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四局建筑公司  
初心 永驻 薪火长传（剪纸）董 慧 作

## 筑路情怀

在岁月流转的长河中，每个人都是步履不停的赶路人。星光从不会询问赶路人的艰辛，时光也从不辜负那些心怀执念的有心人。再遥远的路途，只要一步步踏实前行，终能抵达终点；再近的距离，若不迈开双脚，永远只能停留在原地。

曾经，我乘坐两天两夜的火车硬座，从武陵山区颠簸到北国春城长春读书，硬座的酸痛与漫长的旅程磨砺了我的意志，成为促我成长的催化剂；后来，又从林海雪原的东北辗转至热带天堂海南工作，冰雪与椰林让我领略了祖国的幅员辽阔，从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到湿热的海风，环境的巨变教会我适应与坚韧。每一次迁徙都跨越数千公里，翻越无数山川河流，每一次旅途都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，让我从青涩少年蜕变为成熟行者。

而今，我意外踏足雪域高原，这片从未设想的地方，让我真正成了一名“赶路人”。在稀薄的空气中呼吸，在广袤的荒原上跋涉，在高原的星空下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每一颗星辰都见证着我的坚持与成长。我来西藏已两年有余，早已习惯长途奔波，从项目驻地到县城往返需要一天，到拉萨需要七八个小时，沿途还需要经过多个五千米海拔的雪山垭口，每一次翻越都是一种挑战。这些旅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赶路不仅是距离的跨越，更是精神的升华，它教会我在孤独中坚持，在困难中前行，每一步都离梦想更近。高原的风雪磨砺了我的皮肤，却也让内心更加坚韧，我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自己的青春，成为真正的赶路人，永远在路上，永远不停歇，不断前行。

幸运的是，西藏之行，我不再是一个人，不再是一个孤独的行者，还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我们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里，成为雪域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筑路人。我们一起携手前行，在飞雪中勘测路线，在星空下讨论方案，在狂风中帮扶着翻越垭口。每一次疲惫时的相互鼓励，每一次困境中的并肩坚持，都让赶路的旅途变得温暖明亮。我们一起把公路修进偏远的村寨，把桥梁架在湍急的河流之上，让阻隔乡村的天堑变成连通外界的通途。看着一条条新路在脚下不断延伸，看着群众因为通路露出质朴的笑容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们这群赶路人，赶的不只是自己的成长之路，更是藏区群众的幸福之路。我们把青春绽放于雪域高原，把汗水洒在路基上，每一公里向前延伸的公路，都是我们这群赶路人最动人的勋章，都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。

未来，我们还会继续结伴赶路，做雪域高原上的筑路人，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去，让更多期盼的目光，顺着我们开辟的道路，看见更远的世界，走向更好的生活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二局海南公司

# 赶路人

□ 冉 卫

## 铁建故事

# 新天路上的格桑花

□ 赵超涛 刘清裕

崔欣至今记得那个数字：1.5毫米。

厚度不及一枚一元硬币，这是拉林铁路一根轨枕最精细检测点的最大误差。超过了，就是废品。而她、张玉娟、周萍和颜双燕，四位从内地来的姑娘，要在青藏高原上，为全线近45万根轨枕，把住这道质量关口。

2018年，拉林铁路即将进入轨枕生产阶段，急需组建质检班组，负责轨枕质量检验工作。刚来公司不到两年的崔欣听说拉林铁路组建轨枕质检班，就和其他几个姐妹一起去找公司领导，报名要求上高原。领导关切地问：“那可是青藏高原，你们女同志能行吗？”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一定行！”

四人组成的质检女工班，扛起全线轨枕的检测重任。轨枕虽小，却是铁路的“基石”，其质量直接关系到长轨能否顺利铺设，更关系到列车能否安全行驶。每根轨枕需要检测的点有70多个，容不得半点疏漏，不能有任何瑕疵。每一个数据、每一处细节，全靠她们用极大的耐心与专注一一检测。

女工班分成两组，各司其职守住质量关口。崔

欣、张玉娟负责产品质量外观检测工作，清晨高原的天光刚刚漫过山脊，她们便俯身站在流水线旁逐根查验，日均检查轨枕1300根，孔位歪斜、边角缺损一律淘汰。周萍、颜双燕负责出厂抽样静载试验，熟练操作电脑与龙门吊，近300公斤的轨枕在设备间平稳转运、精准承压，每一组强度检测数据都核验得分毫不差。

高原反应常年如影随形，胸闷气喘、彻夜失眠是四人的日常。加上高原劳作本就耗损体力，日复一日的俯身劳作，使得腰背酸痛更是成为常态。可即便如此，姑娘们从未因此降低标准，始终坚持眼看、手摸、卡尺量三重查验。长久的磨砺，让她们练就了“火眼金睛”，成为轨枕质量的“守护者”。

一次轨枕装车时，崔欣突然发现一根轨枕被撞掉了一角，她当即叫停。司机师傅连忙解释：“这批轨枕已经质检合格，掉一点水泥块不显眼，也不影响质量，重新装卸太耽误时间了。”崔欣斩钉截铁地拒绝：“轨枕底部掉块会导致受力不均匀，有问题的轨枕绝对不能上线！”司机师傅由衷感慨：“女工班

名不虚传，这双“火眼金睛”让人佩服。”

在严格把关下，近3150万个轨枕检测点质量100%合格。长期鏖战，女工们的脸印上了“高原红”，手也磨成了“铁砂掌”。

2021年6月25日，坚守高原的女工们终迎回报：浸润着她们艰辛和汗水的拉林铁路开通运营，西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彻底结束。

由于表现突出，质检女工班获得“全国五一巾帼奖状”“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”“中国好人”“最美铁路人”等多项荣誉。面对荣誉，崔欣始终保持谦逊：“我们只是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身后还站着300名铁路建设女同胞、3万名铁路建设大军！”

五年过去了，藏东南河谷的格桑花又开了。崔欣偶尔还会想起那段在高原上弯着腰、拿着卡尺的日子。当年她们丈量的每一毫米，如今都化作坚实支撑，稳稳托着复兴号列车，穿梭在连绵不绝的雪山峡谷之间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一局七公司

## 工地见闻

# 我的“天窗”施工日记

□ 吴培豪

夜色渐沉，城市里华灯初上，却有一群披星出发的中铁二十五局电务公司建设者，化身成暗夜里的“赶路人”，在万籁俱寂的凌晨，默默守护着铁路网的千里平安通途。

20时49分，一场暴雨刚刚停歇，我和广州江村货场信号工班的11名技能工人，驱车赶往远在126公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樟木头站，抢抓当晚最后一个“天窗”施工。

去往工地的路上，闪电不断划破天空。所有人都在期盼：今晚千万不要下雨，能够安全顺利地把活干完。对于我来说，今晚是我本月的第一次“天窗”，可是他们本周连续不间断的第6个凌晨“天窗”。所有人铆足了劲，只为给今夜广深线樟木头站室外信号大修安装、调试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可天公不作美，还是淅淅沥沥下起了雨。

“路面湿滑，一定要注意安全……”23时27分，班前安全教育会上，信号工班带队负责人刘国庆用严肃的语气，反复叮嘱。

0时01分，线路封锁命令准时下达，等候多时的信号班组成员列队，有序踏上轨道，走向既定的作业点。

0时38分，接触网全线停电，“战斗”打响！信号工班的卿海鹏、李森栋手脚落地爬上信号机柱，拆除老旧机构，换装全新设备。邹升勤、江志炼蹲在箱盒旁埋头配线。剥线、绑扎、绕线、压环、调试……每一道工序，都浸透着匠心与汗水。我拿出相机，记录着他们头灯下专注的眼神。从他们坚毅的眼中，我读到了坚守和奋斗的力量。

一束束闪烁的头灯光，在昏暗且纵横交错的轨道间连成流动的星芒，格外闪耀。1时52分，崭新的信号灯刺破寂静的黑夜，在沉沉的暮色中被点亮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“越过黑暗，迎来曙光”的黎明。

反复调试确认，设备位置、参数分毫不差。凌晨3时30分，“天窗点”作业顺利结束，全员规整机具、盘点用料，趁热召开施工复盘总结会后，便匆匆开始返程。一行人回到江村货场驻地，时钟指向清晨5时42分。此刻，天边已开始泛白，静静等待着破晓的晨光洒下大地。

我想，当清晨的第一趟列车平稳地驶过站台，列车上的人们或许不会知道，就在刚刚平静的夜里，有一群凌晨“赶路人”，用一个不眠之夜，照亮他们的归家、远行的旅途。

因为电务专业施工的特殊性，这群人总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凌晨“夜晚”，奔波在一座座铁路站场之间。今年春运刚过，他们的身影便先后来回奔波在广深线、广深港客专、武广高铁下元站、深圳北站、韶关站等10余个站点，共计完成了171个安全“天窗”施工，用不眠的夜晚，为万千列车及旅客，筑起千里平安通途。

夜出晨归，星月为伴，与轨道为伍、同时间赛跑、和风险较量，早已成为这群信号工人刻在日常里平凡的坚守。“习惯了，干我们这一行，只要能保证每一次任务平安不出事，保障铁路安全高效运行，为企业创收创誉，再苦再累都值得！”陈敬福语气平淡地说道。这句话，既是他的心声，也是大家共同的信念！

这群凌晨“赶路人”，他们或许没有英雄壮举、丰功伟绩。有的，只是夜复一夜、年复一年的默默耕耘、任劳任怨。

夜色不会落幕，坚守也从未停歇。于他们而言，明天，又是一次“凌晨”的赶路。而留给我的，将是无数向前的力量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五局电务公司

## 亲情似海

# 饺子

□ 朱念秋

在陕西有句俗语：“送客的饺子，迎客的面。”从小到大，能将与父亲紧紧拴在一起的，便是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。

回忆起小时候，父亲总与我和母亲聚少离多。他每次回来，黑瘦的身躯上都撑着沉甸甸的大包小包，几乎要贴着地面，可当目光扫到我的瞬间，眉毛会猛地挑起，眼里瞬间迸发出亮闪闪的光。

童年的期盼很简单，不过是盼着父亲多回来几次，这样就能吃上几顿喷香的饺子。只是每次包饺子、吃饺子时，父母虽有说有笑，但每次分别，父亲又没了之前的爽朗。

到了上学的年纪。每天上学下学的路上，看着同学们被父母牵手接送的身影，心里满是羡慕。“朱念秋，怎么从没见过你爸爸来接你啊？”每当同学这样问起，母亲总会摸摸我的头，轻声说：“你爸爸在铁路工地上，只有建设任务完成才能回来。”当时的我不懂建设者的艰辛，只埋怨他不能像别人的父亲一样，陪我上学、陪我玩耍。

时隔半年，父亲回来了，不出几日，妈妈又包饺子。只不过鲜香的味道让我悲伤，甚至反感。“爸爸轻轻抚摸我的脸颊，叮咛这嘱托那，然后转身毅然走出家门。

分别那天如期而至，隔着窗户，我的视线随爸爸身影而移动，泪水禁不住滚落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我特别讨厌吃饺子。

大学毕业后，通过校园招聘，我也加入铁路建设行列，恰巧和父亲同在内蒙古一个工地。初来乍

到，草原的辽阔、清澈的天空，成群的牛羊都让我着迷。

可还没等我好好感受大草原的魅力，三个月开通88公里线路的工期任务，便将我拉回现实。有个叫灰腾梁的车站，那里没有饮用水，没有住房，更没有饭馆，只有无垠的草原在风中翻涌，闪亮的钢轨延伸向天际，还有一座孤零零的站房立在旷野里，陪伴我们的只有漫天星辰……

终于，在我们不分昼夜的奋战下，线路顺利开通。我和父亲并肩站着，望着绽放的礼花，红的似火、黄的如金、蓝的像海、紫的若霞，将天空渲染得五彩斑斓，心里满是陶醉，满是自豪。

傍晚，父亲拉着我走进了附近一家小小的饺子馆。他拿起筷子，夹起一个饺子，缓缓说道：“每开通一段线路，一座车站，我都会吃顿饺子，如同你妈包的一样。”

我忽然愣住，爸爸吃的是告知、是喜悦、是期盼。抬头的瞬间，猛然注意到他两鬓的白发——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像一根根银针，扎在我心上。回顾这三个月的艰辛历程，我读懂了父亲。我埋下头，一口接一口地吃着饺子，泪水悄悄滴落在加了醋的碗里。

后来在安哥拉援建时，父亲是队长，我是技术员。他对我格外严厉，丝毫不带有半分迁就。有一次，我累极了，便坐在图纸上休息，没多久就被他发现。他二话不说，当着一众安哥拉籍员工的面，一脚就踹了过来，我当时就懵了。“身为技术员，图纸就是你的生命。对图纸随意，必然会懈怠工作！”他

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，却又藏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急切。

后来，外籍的员工们渐渐了解到我们是父子，再聊起那天的场景，都齐齐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，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喊着：“中国人，真棒！”

在他的严苛要求与指引下，我快速成长。直到那个暴风雨的夜晚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。父亲接起电话，原本紧绷的肩膀瞬间垮了下来，脸颊煞白，握着听筒的手不住发抖，压抑的哭声从他喉咙里溢出——你爷爷去世了……

深夜，雨还在下。父亲颤巍巍地走进厨房，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，却每个都捏得格外紧实。他煮好一碗饺子，轻轻摆在桌上，朝着祖国的方向，缓缓地跪了下去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父亲在中铁二十局电气化公司瓮马铁路北延延伸线工程项目上，将要结束他的职业生涯。退休回家的前一晚，我挽起袖子，第一次独自为他包了一顿饺子。和面、擀皮、包馅，动作虽笨拙，却特别认真。

送他到车站，一路有太多话堵在喉咙里，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半点声音。直到他转身踏入列车车厢的那一刻，我再也不忍不住了，沙哑的声音终于从喉咙里挤出来：“爸，等我忙完项目工作回家，给你和妈妈包饺子吃！”

父亲回过头，眼眶通红，朝着我用力点头：“好，我们等着你回家。”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电气化公司